鹽鐵論目録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目録終

鹽鐵論卷第一

漢桓寬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也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也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兌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

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
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
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
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
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
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
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
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
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

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
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
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
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
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
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
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
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
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
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

爲耳行蠶賣手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倂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絶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

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
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
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
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
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
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
是以驘驢駝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騵馬盡爲我畜鼲鼲

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
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
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
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
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
懷闚闞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
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
國今驘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錦綈
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
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

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
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
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
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
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
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
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蹻
蹻之徒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
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
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

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
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
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
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
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
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
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
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

五諸侯之衢踔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鮆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户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

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

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垸埔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財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夭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

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
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
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
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
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
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
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
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
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

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
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
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
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
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
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
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姧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
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姧
僞息姧僞息則民不期於安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
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

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貿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胸邴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蘖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

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
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亦莫爲主也是
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
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
之事歐冶之任何鼓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下
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
在蕭墻而不在胸郎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
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
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
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

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
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郎如
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
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
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
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
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
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
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
便則農夫罷於壄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

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户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郍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躐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繫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鷙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畧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

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絶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論文學曰鷙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没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亦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也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

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

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

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累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澈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闇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嚭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

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蓋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是盜國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玭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鄉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

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跡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什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賊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隅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鬬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

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禹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士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

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絶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鑒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鑒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鑒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

藏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無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

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氷炭不同器日月不竝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敗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脩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

國尊君未始有効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奪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

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璧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

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眄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廢國不寧明王之憂

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沉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鮮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群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

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蔭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共隱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

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臣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

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無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禦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

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
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
之術揔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
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
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
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
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
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

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
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
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無
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
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
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幷兼之徒而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

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無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絶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旦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鐵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炎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

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皐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蹻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鄉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囿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廞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

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粱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

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傚傚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録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傚傚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

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冦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来遠百姓内足然後卿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冦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寛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

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卭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無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菊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

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汚不能漑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匕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蘇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安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臣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黿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

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壤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寃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號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羮

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
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
發又以嚇人其惡惡得若泰山之鴟乎大夫曰司馬
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
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
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
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
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
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翮翔萬仞鴻鵠華騮且同

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
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
菽藿而卑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
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
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
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
祭之牛養食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
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
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
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

囹圄卑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
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
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
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
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
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
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
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
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
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
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亡季孟
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
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
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
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
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

狂飛奔走遜頭屈遝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田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

栁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汚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閒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鄙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雜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鷁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

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處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

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王屑滿篋不爲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

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擬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

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忘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

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冊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

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冊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反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雞難亦無當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妖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臣任若無檝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

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鄙夫掩鼻要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貴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覩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

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顒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恢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訐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强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及諸己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椰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

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

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人敝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曠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

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薤葦而有藂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

臣得聞堯得舜禹而殛鯀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惟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薪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隣殺牛不知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綣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攝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薪糲者葷茹腰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薪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蹻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腰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

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其意以順其惡今于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

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蓴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冊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訟訟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臣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宜畧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也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眞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蹴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

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含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鴟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鳩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梔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闒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謂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

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然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

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命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溟涬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閎夭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

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

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赦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糒飯

肉食里有俗黨有塲廉莊馳逐窮巷踰鞠秉耒抱揷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斂從容傳白黨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蹤梟裝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耻乏卽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欲卽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